



東洞吉益先生醫方略抄

建殊錄



附錄東洞鶴臺
二先生書牘

皇都

斯文堂發行

中野村氏

君よりるる乃之よりるる邦

家者仲来いぬ也其其之其

治るる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illegible]

美意之乎此以結校大之古
 以制勝古自是之古同志之古
 然如也遂討之古之古
 未自之古

東園主人撰



建殊叙序

世世刊古世
其志盡而

其職之為職也固人生之所恃則其權術
豈不大乎然上古無遠其事靡句周官列
其職員人無傳矣我國之時有越人者而
後世傳其籍名皆妖妄非其真也及東漢
之時有張仲象者身為長沙太守亭之
長廢傳其古訓述其方法遂自著論降及
後葉無能傳其道者矣於是唐有王孫元
君李朱然然迭起者自論駁惑信陽之理

溯五行之說創宋義法務而至吾道遂熄
矣嗚呼孰能力振其晦蒙後之其初者宋
我
東方之盛也文運興與鴻澤沛溢四海欣
黎首與仁於是者我 東岡先生者出焉
受凡民之固廢原長沙之遺蹟潛心焦思
百砥推究者三十餘年矣蓋其在初年
也人尚抱疑難信者不及今論益篤也
凡四方之士皆學不造其門者於是古道

大闢榛蕪盡除矣則上古之不解周官之
世傳越人之籍之氣其志所可推也而
無及壯矣嗟呼 先生之業不亦偉矣不
悔其曩者焉 先生之鑒蓋有年矣有來
請治者矧 先生必家我車誌其證候於
是恭竊錄其治法之宏著明者輯為一卷
間者且辨微傳之同志蓋余聞之巧其言
學是法者多予以為吾人學法當而及其

自率兵與秦戰也。一旦已數十萬之衆，
以傾國以此視之，豈徒漢方籍守祿侯，
以以秦之使，如之治，如之實，如之安，
是宜其優者，而法不免為趙括，牙果乃
先生之所持，論而某之所以為以某也。
寶曆癸未之秋

播磨

嚴恭敬甫撰



建殊錄序

友人嚴生受刀圭之術，於吉益翁，其肄業之餘，銳
意操觚，又就余而正焉，可謂篤志也已。一日手冊子，
請余序，曰：此編雖小也，錄我先生所治其疾，若固若
奇，皆世醫所不能下手也。其他謂病在膏肓者而
起之，不可勝數也。乃別錄之，不在此數。王充曰：微
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若我先生者，可不謂
良也乎？先生常謂曰：何病不可愈，其不愈也，亦惟
醫之所為之，然而不能生死人，起自當生者耳。所

謂死病無良醫者非不可愈焉命之盡也死生天也非人也命之未盡也何病不可愈矣果信乎先生華於枯肉於骨亦惟古方之用其所用也運用應變卓然自爲一家所謂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者乎非妄言古方之倫也蓋不能用古方也唐而後邪卽有用之亦晨星耳不然則畫蛇添足也金張元素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其說浸洽後世醫流之肺腑至乃不懼病而懼藥使輕病而漸浹勿論已所不

能愈輒命爲廢痼滔滔皆是也此乃先生所爲發憤有慨也噫後之醫胡不思也今之天地古之天地陰寒陽溫日居月諸東方自出人字育其中奚古與今異之有而古今異之論猶言卵有毛蛇長於龜公孫白馬之說乎不然則據佛氏之說乎勃窣理窟論愈鑿術愈拙不徒飾言亂實乃爲害不鮮矣故此舉也錄經實得驗以爲同好之弦韋已余聞其言讀其書欣然而謂曰善哉是舉也余自交東洞翁後先耳目其術奏効也以語人則不信

者謂阿其所好。或謂講張其事。溢美其言。不然則愕然吐舌。以爲不近人情也。此編出則疑余言者。瞭然如觀火。知非無稽之言矣。其猶爲世醫投良藥矣乎。除泄其固習之舊毒乎。其唯於今乎。天下後世蓋聞風焉興者。亦或有之。亦惟東洞翁之賜而巖生受而施之者乎。非邪。爲巖生請其序書其所論以贈之。云爾。

寶曆癸未之春

美濃

武欽繇撰

山陰縣志
卷之五



凡例

往者恭寓先生之塾。竊睹其治驗卓絕。心欲錄其方證。輯成一書。以備後進之龜鑑。而先生則以務在濟世。不屑瑣瑣錄其蹟。凡其既往之事。皆已茫昧。無所準據。加之恭謁先生已晚。得執杖履僅六年。且其中間。又數歸省。疎闊之日居多。無奈其所成此一冊子。然此僅僅者。固屬豹文之一斑。尚且快然不嘆。吾志願待他日。旁叩審問。補其缺云。

先生之術專述長沙、不自立方、雖一藥增減、必據仲
景、而其有實驗者、宋元諸家固無論、雖俗間所傳、
不必擅棄、務在于取實效、何必拘石之為平、故雖
為仲景之方、或徵之治驗、而未見其効者、亦皆斥
之、不妄收錄、凡若此類、先生別有論述、今不具贅、
凡閱此篇、如或擬取法者、必先審方主治、別藥真實、
然後可以施其治、一不精較、或恐誤人、師塾亦有
藥徵方極之諸書、未開此類者、請且勿妄談、
先生諸治、唯從見證、不取因脉、乃此篇止錄證候者、

以此故也、學者幸勿為疎漏

居處姓名、雖不雅、必記之、而如狂癲癩風、人所隱忌、
故至此二病、率皆除之、其他一二準之者、又以有
所避、凡每條亡姓名者、皆倣此

先生嘗謂經穴病名、多是後人妄撰也、此真發千古
之夢夢、可謂確言矣、而此篇成、猶用之者、蓋欲人
易曉、姑仿其舊耳、非敢矛盾也、幸勿譏幸、庚
此篇諸治、率每診一病、並用三方、蓋其先後進退各
有定法、今茲詳錄備左券、凡欲取法者、或閱本文

遇不知其用度、須按此例知其準的、白某湯者、日
必三服、曰某丸若散者、臨卧必服一錢、曰時攻之
者、十日若二十日必一用之、而其欲用之時、須必
止他劑、獨別用之、次日即復故
諸湯劑量、輕重雖不同、大抵以三錢為一貼、有時至
十錢二十錢之重者、別於方名下注之
此篇方名、有長沙及諸家方書所未載者、此皆係師
家舊傳之禁方也、然有懇請者、則不必靳秘矣、故
登錄其目、至其藥劑、不復開列

附錄一卷、長門儒官、鶴臺先生者、行餘用志於濟世
之術、錄其無治驗者、正諸我先生、先生乃因其證
候、考其主方、論之當否、所往復者、總若干篇、雖未
悉其實、誠能悉長沙之秘奧、無復遺憾矣、學者或
熟之、未必無少補也、因附錄于後云

建殊錄

東洞吉益先生門人

播磨 巖 恭敬甫輯錄

田榮信愿仲校閱

山城淀藩士人

中下平左衛門者謁先生曰有男

而五歲症而癩癩日一發或再發虛冠羸憊旦夕

待斃且其悶苦之狀日甚一日其父母之情不忍

坐視願賴先生之術幸一見起雖死不悔先生因

為診之心下痞按之濡乃作大黃黃連湯飲之百

日所痞去而癩弗復發然而胸助妨張服下支滿

通鑑錄

症尚如故，又作小柴胡湯及三黃丸，與之時以大
陷胸丸攻之，可半歲。一日乳母擁兒倚門，適有產
馬而過者，見忽呼曰：「年麻父母喜甚，乃極負俱來
告之。」先生先生試拈糖菓以挑其呼，兒忽復呼曰：「
年麻。」小兒甘美之時，總謂之年麻。父母以為過願，踊
躍不自勝，因服前方數月，言語卒如常見。

越中二口誓光寺主僧某者，請診治。曰：「貧道眼目非
有外障，碍明然，但望物不能久視，或強之則無方
圓大小，須臾漸殺，最後如錐芒，輒射目中，則痛不

可忍。如此者凡三年。先生為診之，上氣煩熱，體肉
潤動，為桂苓水甘湯及芎黃散服之，數十日其視
稍真，無復錐芒。於是僧歸，期已迫，復謁曰：「越去京
師也殆千里，且道路艱嶮，度難再上。病尚有不盡
願，得授方法以歸也。」因復診之，前證皆除，但覺胸
膈苦滿，乃書小柴胡湯之方，以與之。僧歸後信服
之，雖有他證，不復他藥。一日俄大惡寒，四肢戰栗，
心中煩悶，不能氣息。予子驚愕，謀延醫治病者，掩
徐言曰：「寧死無他藥矣。」更復為小柴胡湯連服。

痛

癰

通鑑

數刺小馬蒸振煩熱汗溢腹皆至是舊病百患一
旦頓除曰體清快大異于往常僧乃為之作書走
一介謝先生云

雲川醫生祝永馬年可二十一日忽苦跟痛如錐刺
如刀割不可觸近衆醫莫能愈方者有一瘍匠以
為當有膿刀辟之亦無効其於是迎先生診之腹
皮變急按之不弛為芍藥甘草湯飲之一服痛即
已

京師御幸街賈人菱屋五郎兵衛妻年可三十分身

腰痛

之後通身洪腫腫已則腰脚委不能起居而陰中
有二骨突出左右相支百治不收遂不去聲者凡
七歲矣聞先生之名求診治心下痞硬臍傍有塊
大如覆杯其脊骨戾曲右批腰眼上者寸許為硝
石大圓飲之十餘日陰中大下臭穢三日所痞去
塊解於是脊骨復故突出之骨忽亦沒失則能起
居

浪華士人某者患腰痛可三年性素嗜茹子嘗大食
之其痛益甚殆不自勝爾後每食必然以故不復
食

食謁先生求診治時適夏天乃煮熟茄子數枚強
 飽食之已而心腹果大鳴動痛倍於前日極吐下
 而後已如此者凡三次能食茄子而不復痛
 膳所疾臣服部久左衛門女初患頭瘡瘻後兩月生
 醫卒以失明召先生求診治先生診之上逆心煩
 有時小便不快利為桂苓水甘湯及芎黃散禱進
 時以紫圓攻之障翳稍退左目復明於是其族或
 以為古方家多用峻藥雖瘴醫退恐至有不諱也
 久左衛門亦然其言大懼之乃謝罷更召他醫服

緩補之劑久之更復生醫漠漠不能見於是久左
 衛門復謁曰嚮我女賴先生之庇一月復明而惑
 人間阻遂復失明今甚悔之事再治之先生之惠
 也請甚懇先生因復診之乃服前方數月兩目復
 明

京師界街賈人井筒屋播磨家僕年七十餘自壯年
 患疝瘕平日五日必一發壬子秋大發腰脚攣急
 陰卵偏大欲入腹絞痛不可忍衆醫皆以為必死
 先生診之作太島頭煎飲之每服重錢斯須瞑眩

疾

疾

頭瘡

耳聾

絕又頃之心腹鳴動吐出水數升即復故爾後不
再發

某生徒讀書苦學嘗有所發憤遂倚机瘞寢七晝夜
已而獨語妄笑指擿前儒罵不絕口久之人覺其
狂疾先生診之胸肋妨脹臍上右動上氣不降為
柴胡姜桂湯飲之時以紫圓攻之數日全復當
豫州令治林光寺主僧某上人積年患痢疾先生診
之心下痞硬腹中雷鳴為半復瀉心湯及三黃丸
飲之三十日所諸證全退

京師東洞街賈人太和屋吉五郎每歲發生之時頭
面心熱頭上生瘡痒癢盛搔之即爛至凋落之候
則不藥自已者數年求診治先生診之心下微
動胸脇支滿上氣殊甚為柴胡薑桂湯及芩黃散
飲之一月所諸證全已爾後不復發

京師郊外西園僧有良山和尚者年七十餘其耳聾
者數年嘗聞先生之論百疾生於一毒也深服其
理因求求診治先生診之心胸微煩上氣殊甚作
桂苓水甘湯及芩黃散服之數月而未見其効乃

謝罷居數日復謁曰謝先生來頗得通聽意者上
焦毒頗盡邪先生診之曰未也試再服湯液當復
不能聽然後更得能聽其毒信盡也因復服前方
數月果如先生之言

京師室街賈人升屋德右衛門家僕字右衛門者年
二十有餘積年患痢一月一發或再發或不發然
間三月必發先生診視之胸腹微動胸下支滿有
時上衝乃作柴胡蘆桂湯及滾淡丸飲之時以梅
肉散攻之出入一歲所不復發

吐血

京師高街賈人泉屋但兵衛年二十有餘積年患吐
血大抵每旬必一動丙午秋大吐血已則氣息頓
絕迎衆醫救之皆以為不可為也於是家人環泣
謀葬事先生適至亦使視之則似未定死者因著
積鼻間猶蠕蠕動乃按其腹有微動蓋氣未盡也
急作三黃瀉心湯飲之每貼重十錢須臾腹中雷鳴下
利數十行即寤出入二十日所全復故爾後十餘
歲不復發

痢

京師慈屋街賈人某者患天行痢一醫瘵之雖度數

頃減尚下鼻穢日一再行飲食無味身體羸瘦四肢無力至其年月益甚衆醫無効先生診之作大承氣湯飲之數日全治

丹波青山侯臣蜂太夫疾病而胸中煩悶短氣有洩且其脊骨自七椎至十一椎痛不可忍衆醫皆以爲虛作獨參湯飲之凡六日無其効先生診之作石膏黃連甘草湯飲之每服重三錢一服痛即已入出五十日所全復常

京師河原街又兵衛者年八十餘恒以賣菜出入先

生之家常不來者數日使人問之謝曰頃者病慍鬱以故不出居數日復問之臍上發癰其徑九寸許正氣乏絕邪熱如燉先生憐其貧困不能藥乃作大黃牡丹湯及伯州散飲之數日膿盡肉生躍躍能行

京師凡田街刀屋平八者壬午秋左足發疔瘍醫治之後更生肉莖其狀如蛭用刀截去無知所痛隨截隨長明年別復發疔治則如初爾後歲以爲常生肉莖者凡五條上下參差並垂于脛上焉衆醫

莫知其故進藥亦皆無効先生曰我亦不知其所
因然至其治之豈不能乎因診之心胸微煩右
時欲飲水脚殊濡弱為越婢加水附湯及白朮散
飲之時以梅肉散攻之數日莖皆脫下而愈
京師士人某妻善憂患甚則罵詈不絕口如此者十
有餘年某醫療之無其効更近先生求診治先生
診之心胸煩悶口舌乾燥欲飲水作石膏黃連甘
草湯飲之數月諸證皆除前醫聞之嫉其効謂士
人曰婦人久服石膏則絕子種矣余非不能為之

惡其不仁也士人亦因其言大憾之來詰先生先
生答曰夫婦人之孕與不孕固非人事之所及也
况乃草根石屑何能制之且彼於積年已然之疾
猶不能治之焉知其未然乎士人嘆服而去明年
其妻始娠

江州大津賈人錢屋七郎兵衛男生而五歲病氣極
痼痼以日必發且其骨體委弱不能身軀坐先生
診之胸肋妨張腹下支滿作小柴胡湯及滾痰丸
飲之時以紫圓攻之數月稍能用手足痼不復發

山陰縣志

先生曰更服之症亦可治然而賈人以其瞑眩頗甚而疑懼不能決托事故謝罷

京師越屋街賈人近江屋嘉兵衛男年十有三患天行痢裏急後重心腹刺痛噤口三日苦楚呻吟四肢撲席諸醫無効先生診之作大承氣湯飲之每貼重十少焉蒸極熱煩快利如傾即愈

越中醫士某男年三十所發狂喚叫妄走不避水火醫生頗盡其術而救之一無其効矣於是聞先生之名詳錄證候懇求治方其畧曰胸膈煩悶口舌

乾燥欲飲水無休時先生乃為石膏黃連甘草湯及滾痰丸贈之服百有餘劑全復常

丸龜炭臣勝田九八郎女等患痿痺諸治無効先生診之體肉間動上氣殊甚為桂苓水甘湯飲之須臾坐尿二十四行乃忽然起居

京南東福寺塔頭松月軒某長老病後肘骨突出不能屈伸先生診之腹皮攣急四肢沉惰有時上逆為桂枝加附子湯及芩黃散飲之時以梅肉散攻之數十日肘骨復故屈伸如意

肘骨
瘰癧

一賈人面色紫潤掌中肉脫四肢疼痛衆醫皆以為癩疾處方亦皆無効先生診之胸脇妨張心下痞鞭為小柴胡湯及梅肉散穰進數十日掌肉復故紫潤始退

京師生洲松屋源兵衛妻胎孕二三月腰背攣痛四肢沈重飲食無味先生診視之為桂枝加附子湯飲之時以十束湯攻之每攻諸證漸退及期母子俱無損傷

大炊相公臣田太夫憂慮過多久而生熱鬱四肢重

情志氣鬱越居常不安或刺諸藥並無効先生診之作芍藥甘草附子湯飲之數十日更又為七寶丸服之如此者凡六次而全復常其父甲州居年已九十餘生來不信醫藥以為無益至是大崇先生之術謂家人曰予如有病其請賴唯有東洞而已東洞者先生別號也後數年患傷寒心脇煩熱語言妄語小便不利不進食諸証出且家人乃召先生視之心脇煩滿四肢微腫乃作茯苓飲飲之吐出水數升而愈初甲州居自年及六十雖盛夏重衣猶寒

以為老而衰也。自是之後，更服綺縠，與少壯之時，

不異矣。以此視之，蓋病也，非老衰也。

一婦人患微瘡，差後結喉上生血腫，大如梅子，自以
為若急，瘡潰則呼吸漏洩，恐至性命。來求診治，先
生乃作七寶丸飲之一劑，其腫移者寸許，再服至
天突三劑，則至華蓋之上，乃瘡潰而愈。

京師智恩街紙舖政右衛門者，病後怯悸，畏障戶之
響，其所抵觸皆粘紙條，防之。居常飲食無味，百事
皆廢，然行步不妨。但遇橋梁，則乘輿，猶不能過百

治無効如此者，凡三年。先生診之上氣殊甚，服下
拘滿胸腹，有動心中不安，作桂苓、木甘湯及芩黃
散飲之，數日上逆稍減。又為柴胡、薑桂湯飲之，數
月諸證皆除。居二三日，家召蓋西政右衛門正立
廬下，自指揮脩葺，遇有不如意，走而上屋就之，而
不知其蹈梯之易，焉久之自覺語之。家人余聞之，
其家人云：

一京人素剛強，臍下發癰，使瘍醫治之，無其効。其乃
自用刀割之，旦夕其上下汗出而愈，而按之硬如石。

無何之東都道經詠_方浴溫泉即大疼痛不可忍
於是自以為初刻猶淺而其根未盡也更又刻之
灸其上數十壯少焉腸燒爛水血迸出然其人能食
食則清穀出故常以綿縈其腹先生診之乃為大
黃牡丹湯及白朮散飲之數日全愈

京師油街界屋新七通身浮腫脚氣上衝心胸熱煩
甚則正氣之絕晝夜倚壁不能臥進湯即吐衆醫
皆以為必死先生作越婢加水附湯飲之吐尚如
故而益飲之不止居五六日心胸稍安藥不復吐

鬱症

於是又作十棗湯飲之吐下如頗諸證傾退

京師四條街賈人三井某家僕三四郎者四肢憊惰
有時心腹切痛居常鬱鬱不樂諸治無効有
一醫某者以先生有異能勸過之賈人曰固聞先
生之名然古方家多用峻藥是以懼未請爾醫乃
更諭且保其無害遂過先生診之腹中攣急按之
不弛乃作建中湯飲之其夜胸腹煩悶吐下如頗
賈人大驚懼召某醫責之醫曰東洞所用非峻劑
疾適發動耳賈人尚疑又召先生意欲無復服先

生曰余所處非吐下之劑而如此其甚者蓋彼病
毒切已敗無所伏因自潰通耳不如益攻之也賈
人乃服其言先生乃還翌早病者自來謁曰吐下
之後諸證脫然頓如平日也

有恕首坐者伯州人也游京師與我輩善首坐一日
謁先生曰頃者得鄉信貧道戒師某禪師者病腫
脹二便不通衆醫皆以為必死將還侍湯藥願得
先生備急圖者而往矣乃作數劑與之比及首坐
還禪師僅存呼吸即出備急圖服之下利數十行

腫積減未及十日全愈於是其里中有患癰疾者
見其有奇効謁首坐求之診治首坐乃謝曰京師
有東洞先生者良醫也千里能瘳疾無所不治嚮
所進禪師固其藥也今又為汝請之其人亦懇托
而退首坐復來京師則輒謁先生詳告其證候且
懇其治先生乃作七寶丸二劑贈之其人其人服
之而全治矣其明年來京師謁先生則已如未病
者焉矣

京師岩上賈人某者患微瘡差後鼻梁壞殆殆與兩

顏等先生為七寶丸飲之其鼻反腫脹三倍於平

人及盡二劑則稍縮收再見全鼻

越中僧僧撰者病後失明先生為芩黃散飲之僧喜

其快利乃不論量度日夜飲之久之大吐血而性

素豪邁益飲之不已卒以復明僧語於人曰當服

藥之時每剝髮心聞芩黃之臭蓋其氣能上達也

筵山侯臣河合九郎兵衛者一日卒倒呼吸促迫角

弓平張不能自轉側急為備急圓飲之每服重下

利如傾即復故

先生門人備中足守中尾元彌覺脚弱之狀自服平

水托花之輩而其脚益弱然尚服前方不止遂以

委弱不能起居於是先生診之為十束湯及芩藥

甘草附子湯每藥甘草附子湯時作礬石湯

浸脚數月未見其効生猶服前方不止出入一歲

所全愈

越中小田中村勝樂寺後住年十三生而病癰其現

住未謁曰余後住者不敢願言語能通幸賴先生

之術倘得稱佛名足矣其劑峻烈非所畏懼縱及

建殊藥

死亦無悔矣先生診之胸肋妨張如有物支之乃
為小陷胸湯及滾痰丸與之月餘又為七寶丸飲
之數日如此者凡六次出入二歲所乃無不言
一男子患微瘡瘡後骨節疼痛不可忍先生診之為
七寶丸飲之喘沫如流齒縫黑血出已而牙齒動
搖遂以脫落其人患之無何血止疾瘥其齒復生
哺噉健於前云

京師烏街賈人菊屋清兵衛者年可三十雅崇先生
之術而其家人無一肯之者賈人嘗病心中煩悸

飲食不進先生治之數日未見其効於是家人固
論清兵衛召他醫則病勢愈加心悶肩息且又將
死清兵衛乃嘆曰死則命也矣先生之術死于世
醫之手乎嗚呼已矣夫如斯豈天哉於是復召先
生時者余亦從往先生診之出而謂余曰死生有
命吾非所知也非駛藥救之則彼不足安也而家
人知之必復難之夫清兵衛者信乎我者也余豈
可以家人而已乎乃為走馬湯飲之下利數十行
氣息稍安飲食隨進然而翌早復迫其後三日竟

至不可救矣然家人因知先生能守義不拘名利
大信先生之術矣嗟呼如清兵衛者可謂能盡人
事者矣

京師河原街賈人升屋傳兵衛女病衆醫皆以為勞
瘵而處方亦皆無効羸瘦日甚且父且死賈人素
懼古方然以不得已求求診治先生既往診之知
其意之不信即謝歸矣踰月其女死其後二年其
妹亦病賈人謁曰僕初有五子其四人者皆已亡
其病皆勞瘵也蓋齡及十七則其春正月瘵必發

瘵

腫脹

至秋八月必皆死矣嚮先生所診此其一也亦已
死矣而令者季子年十七亦病之夫僕固非不知
古方有奇効懼其多用峻藥也然顧緩補之劑救
之不見一有其効矣願先生瘳之縱死無復所悔
矣先生為診之氣力沈溺四支憊惜寒熱往來咳
嗽殊甚作小青龍湯及滾痰丸禱進其歲未至八
月全復常

京師水屋街魚店吉兵衛男年十四歲通身洪腫心
胸煩悶小便不利脚殊濡弱衆醫無効先生診之

建殊弟

胸腹苦滿心下痞鞭四肢微熱作小柴胡湯飲之
盡三服小便快利腫脹隨減未滿十服而全愈
京師富街賈人塲屋治兵衛妻積病五年首疾腹痛
諸證雜出無復定證其族有醫某者久瘳之未見
其效最後腹肚妨脹倍於平日醫以為必死因謝
退於是召先生先生為大承氣湯與之其人未服
某醫復至聞先生之主方因謂賈人曰嗟呼如此
殆速其死也夫承氣之峻烈譬猶發火銃於腹內
懼之不已而賈人以其初久無效竟不聽醫退連

服數劑望廁之後心腹頓安而胸中尚覺喘滿之
狀先生又為控涎丹與之其人未服醫復至謂賈
人曰承氣尚恐其不勝也况此甚於彼者乎必勿
服再三叮囑而去賈人復不聽其夜輒服之翌早
吐下如傾胸腹愈安醫復至見其如此嘆服去後
數日全愈初治兵衛者患腹瀉恒非希粥不能食
然未嘗服藥以為無益見先生殊効始知醫藥可
信乃嘆曰先生良醫也豈可病而不治乎遂求之
診治為半夏瀉心湯飲之數月腹瀉止而能喫飯

越中僧玉潭者病後左足屈縮不能行步乃為越婢
加水附湯飲之時以紫圓攻之每攻其足伸寸許
出入三月所行步復常而指頭尚無力不能跂立
僧益下之不止一日遽起取架上之物已而自念
其架稍高非跂立不能及因復試為之則已如意
矣

京師木屋街伊賀屋久右衛門家婢患痘布根稠密
起發不快煩熱痒渴無少安已而瘡窠黑陷無復
潤色衆醫皆以為必死先生診之為紫圓飲之下利

數十行翌早盡紅活諸證皆退

京師界街儒生曾內記男生而三歲痘前大熱喉乾
口燥有物自臍下上已衝心胸則咬呀喘渴不勝
悶苦痘亦灰色無光衆醫皆謝去先生為紫圓飲
之坐廁之後忽發紅澤諸證頓退

惡疾

凡患惡疾者多由傳繼而有其身發之而詬辱及祖
先者江州一賈人患之謁先生求診治先生診視
之面色紫潤身體起爛按其腹兩脇拘急心下
痞鞭先用小柴胡湯和解胸腹後為七寶丸飲之

半歲所諸證全退

豐後光西寺主僧某上人一身脹腫小便不利心中煩悶氣息欲絕脚殊濡弱一醫為越婢加木附湯飲之數日無其效先生診之按至小腹得其不仁之狀乃為八味丸飲之一服心中稍安再服小便快利未盡十劑而全愈

某士人惡寒發熱四肢困倦熱日彌盛心胸煩燥已而絕食不堅則十餘日按之腹皮攣急有物如柱自橫骨達鳩尾乃為大承氣湯飲之以芍藥甘草

湯稔進

每貼重各十錢

五日三日僅一行久之大快利諸

證頓退

泉州佐野豪族食野喜兵衛家僕元吉者年二十餘請治曰嘔噎二年所十日五日必發頃者胸腹脹滿舉體愈不安眾醫皆以為不治無一處方者蓋聞先生之論死生者天之所命疾病者醫之所治也等死願死於先生之治幸為瘞之先生為大半復湯飲之飲輒隨吐每吐必雜粘痰居八九日藥始得下飲食不復吐出入二月所全愈

興州仙臺長井屋甚七積年患哮喘大抵每月必發其疾甚則熱煩怔忡絕食癆瘵喘咳殊甚先生診之為小青龍湯及滾痰丸飲之時以紫圓服百有餘劑全治

勢州白子久住庄右衛門伏枕可三年其為疾也口眼喎斜四肢不遂居常啞涎語言難通先生診之為桂枝湯加水附各三兩飲之時以平水丸襍進出入半歲所全復常

京師郊外並岡法金剛院主僧大千長老有時左臂

上忽痛俄頃紫筋凸起益痛甚射指頭晝夜癆瘵食殆不自勝或五日己或三日己己則筋隨散如平人患之三十餘年謁先生求診治先生診之為桂枝湯加水附各三兩飲之時以梅肉散襍進久之雖頗奏効而未全治己而每尿心頭眩幾欲倒又為桂苓木甘湯飲之一月所頭眩止筋不復發居無何有井筒屋事助者室街賈人也聞長老疾已治謁求診治其證候雖率類長老而當其發時生血色瘤紫筋不起乃為大黃牡丹湯及白朮散

飲之凡服一百劑全治

浪華掘水街賣人尾路屋傳兵衛女患腹滿浪華醫
盡其術救之一無其効於是就于先生于京師先
生診之為大承氣湯飲之二月所腹全減如平人
而按之臍傍有塊尚未解以故與前方不已賣人
乃以為無所病托事故謝罷居六月所大便漸燥
結飲食頗減一日忽腹痛連嘔吐於是始服先生
之明更求診治為大半復湯飲之數日痛止不復
吐乃復為大承氣湯下之十日五日僅一行塊尚

如故久之陰中下臭穢下利日十餘行如此者三
日所利止塊解頓如平日

先生令子千之助四歲而患痘證候甚急也為紫圓
飲之雖頗奏其効病勢轉迫卒至不可救焉其後
數年其妹四歲亦患痘瘡窠密色亦紫黑呀咬
喘鳴不勝悶苦先生亦為紫圓飲之於是族人某
者論曰嚮者或此先生曰東洞之處方也不論內
外諸疾必下之是以竟救其子矣而今亦下之如
有不諱則得無不惑之譏乎先生曰方證相對其

毒盛死者是其命也豈拘毀譽而變吾操乎益飲
之不休諸證皆退全愈

附錄

鶴臺先生問東洞先生書

病者自小腹臍左右或腰寒戰稍覺寒則心下痞塞
胸背刺痛或嘈雜吞酸或吐水足厥冷必欲卧或
得食止或得酒止或得溫藥稍止或得裁木香附
子輩稍止病發則氣力沉弱殆欲絕須臾諸證悉
退如無病人或日四五發或一二發或有腹痛甚
拒食數日不食者或有十餘年者六七年者二三
年者婦人產後如此者有經閉如此者有經行如

常如此者男子酒色過多患此者有微瘡愈後然
者雖其證有輕重大略同證有冷氣遊走者或有
水氣上下者婦人或有水血相交者何方主之有
產後新得此病以來二三月者初用枳櫛蘇子加
大黃湯十貼諸證皆止後用半夏瀉心湯數日而
不再發本草升麻條下有形證稍似者伏乞并考
病者覺有物小腹或臍傍奔上則臍中逼喉下如雲
烟充塞胸背走痛煩悶沉昏須臾如雲烟者下收
則忽然復常平居躰中寒冷雖復月著襪重衣常

多憂思恐不能安眠或時覺如梅子物自臍中
喉間又覺一物如梅子大有皮膚中自胸上達肩
至第七八俞邊止凡所患時二變換證候不一然
太略如右而飲食如常形色不衰凡患此證甚多
雖輕重不同大藥如此要之屬癰證何方主之鷓
鴒湯三黃白朮鉄砂大黃散桔梗白散大陷胸湯
婦人年可三十患腹脹七八年二倍於臨產腹而青
筋凸起其硬如石其初一季所飲食不進氣力沉
附錄

弱二三年後飲食如常起居動作粗如平人遠步
大動作稍難耳二便亦如常病來經水不來今春
初診之用桃仁承氣抵當甘遂大黃赤丸鵲鴝鐵
砂大黃雙紫圓平水丸類雖稍瀉下腹全不減用
巴豆則心吐逆又用雞屎百霜散亦不應此病當
如何婦人間有此病或十年二三十年而猶不死
一婦人有患此證十七八年夢中有異人授方服
之黃水自臍涌出者四五日而腹減復常其方別
具鉄砂忍冬二味煎服

婦人年可六十去夏患自汗如流日夜不止至八月
左右手足不仁腰背麻痺灸灼不知痛諸醫以為
痺証百方無效日甚一日至十月請余余以為脚
氣畜水所為用換柳蘇子加大黃湯二三日則覺
腰背手足皮中如虫行狀指端最甚數十日而稍
知痛痒於是用黃芪防己加麻辛桂虎骨湯至臘
月中旬手足如常諸證皆已其初大便結澀舌有黃
胎右服有塊時二奔動動則胸痛心悶
男子年可六十初患麻疾十年所愈而後患腹中疔
附錄

痛又十年所飲食如常外無所苦食後步行則吐
水如此者其常也去秋至冬初因監田租日在郊
野侵寒觸冷食不進於是每朝喫酒一大碗以當
朝食數十日以為常至臘月中旬覺左乳下有物
懸著飲食皆停滯乳下不下胃中食後二時所吞
酸吐雞卵臭數十回而後稍覺入胃中胸背大痛口
渴引飲便秘減正月中旬余診之以為癖飲所為
與吳茱萸硝石湯三貼乳下稍開乃與小陷胸加
枳實湯三貼乳下洗然乃與半夏瀉心湯二三服

後瀉水日數十行覺肩膈間滴々有聲須臾脇
腹鳴動則洞瀉凡如此者七八日飲食日進證候
日快而與藥如故稍稍瀉止諸證悉失壯健如
十年前

鼓脹兼勞瘵者未見有治効

凡察病人水氣為患者十居七八於是觀仲景方治
水之劑亦十之七八乃知水之為患大且多矣為醫
者留意於此分別表裏高下胃中胃外伏流散凝
等從證治起死回生之功亦十之七八矣

附錄

訶黎勒人唯知止瀉不知遂水法苑珠林引分別功
德經云佛弟子博羅療一比丘常苦頭痛與訶子
一丸所患遂已其論謂腦間有水上攻故頭痛訶
子除水故愈此余所暗記大意如此非彼文者
凡中風寒邪者有水迎之故其候有頭痛惡寒汗出
痰湧目淚鼻涕一身支痛等類逐水則邪除故汗
出而愈於是子桂枝麻黃細辛半夏乾生薑輩才
能可得而知已牡蠣龍骨亦治之之藥

蝮蛇箱山錫杖實二味酒浸日乾細末糊丸以酒送

下主治水血相結冷氣走痛心胸痞塞虛羸乏力
者名二輪丸

龍鼠霜能治顛癇吐涎沫者

東洞先生答鶴臺先生書

病者自小腹臍左右或腰寒戰云云此證甚多是留
飲病也其處方也假令小腹絞痛腰攣急者烏頭
煎湯主之心下痞鞭者附子湯主之胸背刺痛或
嘈雜吞酸或吐水或嗜臥氣心下痞鞭則人瀉湯
兼枳朮苦滿則小柴胡湯心下痞鞭腹鳴則半夏
瀉心湯心下不痞雷鳴切痛則附子粳米湯心下
不痞上逆甚則桂苓味甘湯上逆而吐水則五
苓散也而不問男子婦人產前產後過酒過色唯

隨證治之是古之道也足下用換柳蘇子加大黃
湯半復瀉心湯二方者治則治矣雖然方者有主
藥主治知其主藥主治而用之則為古今之法否
則雖治不免仲景非其治之議也足下諒察焉來
論曰本草升麻條下有形証稍似者按本草升麻
葛根湯異仲景所用也今讀其論以相像推病以
不可知為知焉能得功縱有其功偶中耳此方主
治頭痛發熱項背強急等之證也時珍不知焉有
此證而用之是升麻葛根湯之功也非時珍之功

病者覺有物云云此證亦水氣之變而上逆病也故
往往與桂苓甘湯桂苓味甘湯苓桂甘湯此
胸背走痛者每夜用滾痰丸一錢若痛劇者間用
控涎丹其如梅子物自膈上達肩也亦唯控涎
丹主之若毒著背俞凝然不動則灸如九曜星或
五日或七日以散為度而控涎丹逐之然後至自
膈中臨喉門之物半復厚朴湯主之如夫早居苦寒
復月著襦重衣憂思悲恐者兼之於諸病也則非
證之確者矣足下以此為厲癰證非矣夫癰間也

病有間者之謂也大抵雜病皆有間也然則何言
子癰何言子非間且名實之賓也名不盡物之狀

不如數數焉推實著明也余不名已久矣

鷓鴣湯云云方各有主治非其證則無功鷓鴣湯主
治吐衄三黃湯主治心下痞而悸白虎湯主治煩
渴結梗白散主治結痰或鼻膿大陷胸湯主治結
胸之疾足下所用無此證也宜哉其不得功桂枝
加龍骨牡蠣湯主治胸腹有動上逆者令無上逆
而用之故雖有小功乎不全愈也如鉄砂大黃散

余未試之

一婦人年可三十患腹脹云云腹滿者枳實厚朴之
主治也大承氣湯主之近者得一禁方試之血小
泄而解今傳之足下足下試之大凡足下所用皆
不得方意如此而後有功也偶中不可為法矣桃
核承氣湯方不自大承氣湯來自大黃甘草湯來
故主治少腹急結者足下失其本何以得効乎諸
方皆然足下察諸尋異人之方治腹脹者試以告

一婦人年可六十患自汗云云此證足下以為脚氣也夫脚氣者病特在脚之名也不知大兄何以謂脚氣也若使余從事初大黃附子湯後黃芩桂枝五物湯乎方不替古而處則雖治乎不可為法足下思諸

一男子年可六十初患麻疾云云嗚呼得其治哉嗚呼得其治哉昔仲景之為方也從證以處亦不問其所因今足下有焉

鼓脹兼勞瘵云云後世勞瘵之論不知疾醫之道者

之所為焉耳足下所謂勞瘵者不知何等証請再聞其說

凡察病人水氣為患者云云夫人之為病毒也無不水穀何則人生於腹者唯飲食也而其水毒流行一身穀毒止于腸胃故毒物動顯證十七八者水也十二三者穀也足下之論實然世人嘗聞余說者面謏腹非無一可與語者如足下可謂知音矣

中風寒邪者有水迎之云云此論千載罕見可謂能

知仲景之方矣然不得藥能不能治之得之有道
參觀加減之方是也余嚮錄藥徵以備高覽來論
曰牡蠣龍骨治水是蓋非不替之論乎仲景以牡
蠣主_二治胸腹之動_一以龍骨主_二治臍下之動_一未見其
治水足_二別有所替_一乎請重誨之
蝮蛇蠃鼠二方吾其試焉乎意必有効

建殊錄附錄終

東洞吉益先生著述目錄

類聚方

出來

方極

出來

藥徵

未刺

醫方古言

未刺

寶曆十三癸未歲十一月

皇都書肆

高倉通二條上町

林宗兵衛發行